

共赏百本好书

桥梁串联历史和现实,更连着人心

——长篇小说《万桥赋》作者张者、宋潇凌创作谈



张者



宋潇凌

□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

“北有赵州桥,南有葛镜桥。”葛镜桥,一座不对称三孔拱桥明代石桥,在“中国现代桥梁之父”茅以升主编的《中国古桥技术史》中,被誉为“西南桥梁之冠”。这座位于贵州省福泉市麻哈江上的古代名桥,由明万历年间的当地人葛镜建造。为建此桥,葛镜家财散尽,呕心沥血,耗时30余年。

古往今来,无数人感动于葛镜桥的历史传奇,其中,就有重庆作家张者、宋潇凌伉俪。以葛镜桥为灵感,夫妻二人“四手联弹”,新近完成了长篇小说《万桥赋》,并由重庆出版社与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。“写的是桥,但又不仅仅是桥,在我们看来,桥沟通起的不仅有历史和现实,更有人与人的内心。”5月7日,张者、宋潇凌接受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专访,分享了这次文学创作的幕后故事。

缘起

“长篇小说写桥梁建设?怎么写?没法写嘛”

作为一部展现新时代交通建设成果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,《万桥赋》以贵州桥梁建设为背景,讲述了几代中国桥梁建设者的故事,展示了西部大开发所取得的成就。主人公葛念镜出身桥梁世家,造桥的葛镜正是他的先祖。一个偶然机会,葛念镜回到葛镜桥边,开始了一趟寻访桥梁的旅程。经由她的故事,中国西部地区独特的山川河流、历史文化以及新时代中国建设之恢宏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【相关】

专家热议《万桥赋》 川渝黔联手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

□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

长篇小说《万桥赋》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。在与会专家看来,《万桥赋》的创作出版,是川渝黔三地开展文化合作的一个创举。小说由贵州出题、重庆出人、四川出书,其间两位作者多次到贵州采访,了解贵州桥梁文化、贵州桥梁建设者的故事,与桥梁工程师建设者、文史专家、当地老百姓进行了深入交流,历时两年的深入生活、深入实践,高质量完成了作品的创作。《万桥赋》既是跨越发展的贵州故事,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诗篇,搭建起川渝黔三地文学和出版的桥梁。会上,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《万桥赋》的时代意义、文学价值、艺术特色等展开了深入探讨。让我们听听专家们怎么说?

吴义勤(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)

《万桥赋》的文学重量、高度和宽广度都满足了读者的期待,将自我成长的故事与桥梁的故事结合得非常好,为现实主义主题小说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经验与启示。小说内涵丰富,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生活和精神脉搏的把握非常准,读者感同身受,可以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各种精神的面向。《万桥赋》虽是写建桥,但实际上也是写历史跟

“小说缘起于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在贵州省举办的一项文学采风活动,接到创作任务后,我们多次深入贵州实地探访,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,被贵州桥梁建设者们的精神所打动,也被贵州桥梁所彰显的中国速度和中国特色所震撼,于是决定深入探索桥梁背后的中国精神。”说起创作缘由,宋潇凌感慨道。

张者却笑着坦言,接到《中国作家》主编程绍武创作邀请后,他曾第一时间表示拒绝。“用长篇小说写桥梁建设,怎么写?没法写嘛,不干不干。一个月后,电话又来了。盛情难却,于是我们跟着绍武兄去贵州走了十几天。我们两口子站到葛镜桥上时,四目一对,笑了,忽然有点感觉了。”

到后来考察桥梁建设工地时,两人写作的冲动更强了。“我们上了施工中的猫道,有200多层楼高,宋老师有恐高症,她上去之后坐着不敢动弹,但令我震撼的是,虽然我们腿发软,但面对万丈深渊,猫道的工人却如履平地。我问一个工地上的姑娘,你不怕吗?她说没什么怕的,我们天天都上来。简单的几句对话,道出建设者们强大的精神世界,我们的创作灵感更强烈了。”张者说。

创作

“四手联弹”倾力书写中国桥梁故事

“真正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葛镜桥。”宋潇凌说,他们采风时了解到很多桥梁建设者都来自桥梁世家,几代人都将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了中国桥梁事业,而葛镜的故事尤其让他们感动。“葛镜耗尽家财,30年坚持修桥,

孩子都送人抚养,还立下誓言‘桥不成,镜不死’,最终在桥修成的次年因积劳成疾离世,他用生命印证了誓言。这个真实的人物和他所彰显的中国建桥精神,成为小说的题眼。”

有了灵感,张者与宋潇凌开始“四手联弹”,这种合作痛苦又幸福,他们反复讨论故事如何展开、推进,甚至争论得脸红脖子粗。最终,以90后女孩葛念镜为中心,一个个人物跃然纸上。20多万字的体量,让《万桥赋》跨越400多年,关联起葛家17代人的命运,从明代的葛镜桥到新中国的川藏线,再到世界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,乃至港珠澳大桥等众多当代大国工程,以桥入画,呈现出跨越时空的大气象。

小说中,身为桥梁家族后代的葛念镜不喜欢桥梁设计,为寻找画画灵感,她来到祖辈建造的“葛镜桥”边,邂逅桥梁设计师李明亮并一路同行,两人萌生了爱情,他们一起走过了葛镜桥、北盘江大桥、赤水红军桥、平塘大桥、花江峡谷大桥、鸡鸣三省大桥等壮丽山河里大桥构筑的美风景。这个过程中,葛念镜感受到心灵的荡涤,她由此读懂了山和桥,理解了家人的情怀,自己也获得了精神的重建。

借助葛念镜的视角,书中多次描写大西南崇山峻岭的壮阔,生动刻画了建设者是如何进行山与山的连接、河与河的跨越以及人与人的沟通,充分展现了中国西部地区独特的山川河流、历史文化以及新时代中国建设成果。“表面上看是讲述女性的自我成长,本质却是礼赞中国的桥梁精神。”宋潇凌说。

感悟

桥梁串联历史和现实,更是人之心桥

以大历史观的深邃,投射大时代观的辽阔。在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书记



400多年的葛镜桥现在还在发挥作用。受访者供图

的地方民俗、传说、掌故嵌入,很有考古学的味道。

贺绍俊(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)

两位作者实现了主题写作的大突破,最大胆之处,是将一个报告文学的选题转化小说选题。反映贵州造桥的奇迹应该说最适合报告文学呈现,但他们用小说来写,小说是虚构的,但它又兼顾真实,里面写到了很多大桥的建设和设计是真实的,本身是一种非虚构写法,因此整个小说实现了虚构与非虚构的有机结合。诚然,虚构与非虚构关系怎么处理,还有一些细节值得进一步探讨。

李洱(北京市作协主席、北京大学教授)

这是张者和宋潇凌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的一部作品,这个桥是生活和艺术之桥,是传统与现代之桥,是长辈与晚辈之桥,是非虚构与虚构之桥,这也是自我与家国之桥,在创作风格上我觉得他们的风格创作了很大的变化,跟他们两个人以前创作风格迥异。宋潇凌以前的作品是哀叹、幽怨,张者作品是幽默、反讽,但是现在这部作品是颂扬、抒情,这是他们很大的变化。

刘大先(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)

《万桥赋》是一部充满着青春气息的小说,这是主题写作很难得的一

点,让读者读起来满心欢喜,叙述节奏快,读起来愉快,这在情感基调上形成一个反差感。小说有一个充满着内在张力的故事,它的情感基调一方面是地域的充满了胶着情绪,另一方面它的叙述语调极富喜悦色彩。

许湘华(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)

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,伴随着走出去与外部世界联通的渴望,我们天工开物,在17.6万平方公里中,在126万座山头上架起了三万多座桥梁,成就了贵州世界桥梁博物馆的美誉。我的父亲曾建设贵州第一座大桥,贵州的路与桥,每一条每一座都蕴含着丰富的故事,深厚的内涵和无尽的价值,他们见证着贵州的发展变迁和人民的奋斗与拼搏。《万桥赋》是一扇通往从更多层次探索贵州交通的大门,也期待以这部小说为起点,激发出更多作家、艺术家们创作热情,将笔触伸向贵州交通,书写更多精彩故事。

这样的探索正是张者与宋潇凌在文本中去努力追求的。“以桥梁为主题的主旋律小说并不好把握,如何做到有趣有料,比较好读,平衡主题创作和文学叙述,需要在人物设置和故事搭建上下大功夫。因此,我们以90后女孩葛念镜为观察者,串联起从古至今几百年间的桥梁建设事业,历史与现实生活因此产生了紧密联系,同时也让一些现实问题与历史深度碰撞,建构起现实感和文学性。”宋潇凌说。

“通过葛念镜对桥梁历史的寻访,很多现实问题都关联到了文本。”张者补充道,“比如有关时代精神的追问、现代社会人的精神困境、普遍存在的焦虑抑郁,等等。虽然我们的社会和时代飞速发展,但人的精神困境也越来越严重,这种情况下,人与人的沟通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深层次上也在探讨人性,写出了人与人的沟通,包括女儿与父母之间、朋友之间、夫妻之间、师生之间,等等,各种社会关系。其实,外在的桥可以解决道路交通问题,而内在的桥,解决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。”

宏观上看,一代代中国桥梁人在奋斗中创造了历史。与之相比,《万桥赋》虚实结合,将这种宏大叙事象征性地浓缩为个体的自我精神成长和自我塑造。“我们希望这部小说,能为读者传递正向的价值观,让更多的读者能通过读这本书感受时代的进步,从文学中汲取力量,感受时代的责任与担当,新时代新征程,唯有健全的心智、强大的内核、丰盈的心灵,以及利他无我的精神,才能不断书写奇迹。”宋潇凌说。

【作品简介】



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(2003—2006)《暗算》,是当代作家麦家创作的长篇小说。小说反映了反间谍部门的核心机密侦听与密码破译,分为《听风者》《看风者》《捕风者》三部分。每部分含有若干故事章节,有七个叙述者,都以第一人称分别叙述了自己的故事,而以叙述者之一的记者“麦家”巧妙地将其串联起来。小说通过这种诡异迷离的叙事方式和悬疑莫测的悬念情节,展示了一个有别于人们固有印象的特工世界,重新诠释了特工的悲剧宿命。

□单士兵

隐秘地带,问题英雄;人生荒诞,命运无常。

文学上的英雄形象,很多都是史诗式书写,以各色光环的照耀,来衬托其圣洁高大。抛开宏大叙事,普通人心中的英雄,很多时候更为独立具象,有的是踏着七彩祥云而来的天神,有的只是淹没于人间烟火的暖心伙伴。

在文化更加开放多元的时代,对英雄的定义,也应有勇气追加更多的时代元素;对英雄的礼敬,也同样需要不断拓展新的内涵空间。

有的人虽然创造丰功伟绩,却不能昭告天下;有的人存在各种问题,但在关键时刻出手一击,救民于危难之中。这样的人,是无名英雄,也是问题英雄。对他们,历史总是错过记录,教科书也鲜少展示。

还好有文学。只不过,文学表达问题英雄,既需要勇气担当,也要有创新能力,还得有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给予激励。这些,都体现在《暗算》书里书外。

麦家站出来“解密”,茅奖评选也进行重大转身,垂青他的《暗算》。市场认同和官方荣誉,让麦家完成了从“中国特情文学之父”“谍战小说之王”之类的市场身份,向主流作家的重要转变。从麦家笔下站出的问题英雄,也远比许多“三突出”“高大全”的英雄形象,更具感染力。

不信,回望一下茅奖作品中英雄形象,能想起清晰名字的,除了瞎子阿炳、黄依依、陈二湖、韦夫、林英,还能有几个?他们,只属于麦家。

讲故事,永远都应排在好小说标准的第一位。最好的小说家,首先就应有超强的叙事能力,带着读者推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,然后翻越千山万水。作者和读者都被小说中人们命运包裹着,被切成无数的碎片,和故事中的人物,相交相知,相爱相杀。麦家无疑是一位“故事大王”,他打开一扇通往谍战世界的大门,然后成为主宰所有人物命运的主人。

最有深度是故事。真正的深度,是不需要言语测量的,也不需要刻意找理论框架来对应。重新发现麦家《暗算》的价值,不论是从事写作技术,还是从思维意识,抑或是文学出海之类的市场启示,都在重申:把故事留在心中,让观念改变未来。

介绍《暗算》这本书,并不容易。这本书现在至少有三个版本,最初版本分为三个部分五个篇章,第一部分叫“听风者”,内容含第一章“瞎子阿炳”;第二部分叫“看风者”,内容含第二章“有问题的天使”和第三章“陈二湖的影子”;第三部分“捕风者”,内容含第四章“韦夫的灵魂说”和第五章“刀尖上的步履”。后来,麦家对初版本的第二章“有问题的天使”进行较大修改,成为第二个版本。而第三版,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的新版《暗算》,以及一些海外版本,没有收录第五章“刀尖上的步履”。

麦家曾感慨:“《暗算》出现第三个版本,这是它的命。”其实,《暗算》这本书的复杂命运,也可以作为透视当下文学生态的一个切口。其中,有封闭与开放的博弈,有保守与创新的较量。对《暗算》三个版本的优劣,各种评判猜想都有。或许,交给读者自行判断,最为合适不过。一本《暗算》,能让作家和读者都放在某个支点,让其取舍选择,各得其所,各安其命,这体现的恰恰就是价值宽度。

这本遭遇过各种批评,最激烈的火力点是结构问题。有人认为,麦家把几个完全独立的中短篇拼凑成一个长篇,认为这种“各章独立”的结构太过简单,有些投机。

不得不说,这种认知有些浅薄,只见其表,未见其核。《暗算》的文学创新,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于结构创意。麦家设置了一个复杂的叙述系统,既有全书的主叙述者——“墨镜记者”麦家,又在每个章节设置各自的分叙述

人生无常,谁又能躲过命运的暗算

者。这部分叙述者不仅有秘密机构701中的“安院长”“钱院长”,甚至还让“逝者灵魂”成为叙事主体。总之,复杂杂无比的叙述层级和主体,通过主叙述者麦家的巧妙统筹,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闭环。

这种叙事结构是极具匠心的。用心细察故事细节,不难发现不同章节中的人物、情景、事件,时有呼应,通过全书成为一体。搭建这种极具神秘性和逻辑性的叙事结构,很有挑战性。难怪麦家针对《暗算》结构遭遇批评,表示“深有‘委屈’之苦”,还作出如此解释:“《暗算》是一种‘档案柜’或‘抽屉柜’的结构,即分开看,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,完整的,可以单独成立,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。其实,《暗算》结构精巧不只体现在‘形’,更多是在‘意’。那些叙述者,都是在踩踏小说的节拍,让读者跟着一起奔跑,不知疲倦。”

“风”是《暗算》中最重要的意象。这一点,从“听风者”“看风者”“捕风者”这三个主题也不难看出。麦家还有一个代表作,就是《风声》,叙事视角也是在“东风”“西风”“静风”中交互切换。很多这种类型小说,也都把“风”作为意象。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也像是对“听风”“看风”“捕风”的延展表达。“风”代表一种力量,难以捉摸,极其神秘,具有不确定性。找准风向,迎风而上,不被大风吹倒,于狂风漫卷中找准落脚点。如此情形,与在茫茫夜色中搜索敌台、破译密码、传递情报等情形,何其相似!

《暗算》的最大价值,还是重塑英雄。麦家笔下的“问题英雄”,命运结局极其悲怆。这种悲剧化人生,也让英雄形象的感染力更为真实,更有穿透性。

瞎子阿炳,人傻,心善,听觉敏锐,不仅能辨识出庄稼地里蝗虫成灾,还能判断出狗的公母,知道谁的媳妇养了野男人。他为701工作,提出两大要求,一要解决母亲“柴火问题”,二要让他妈妈做个奶妈。然而,天才与傻子经常是合体的,功德和悲剧往往捆在一起。这个听力天才帮助701找到了无数敌台,但也听辨出组织安排来老婆,生出的孩子是“百参种”。痛苦之下,这个至纯至善的天才触电自杀。

天才与疯子往往也是一体。黄依依是个海归数学天才。她虽有一颗报国心,但又总是情欲泛滥。尽管黄依依不缺真诚、热情、坦荡、专注、执着等品质,但她的自由放纵、玩世不恭,又与现实格格不入。这个“有问题的天使”,在两两性关系上太过“随便”。也因此,她是破译出高级密码的“大神”,却又成为一个在厕所里被情敌害死的“苦主”。

在《暗算》中,还有像陈二湖、韦夫等人物。他们都不完美,多是过着被禁锢的人生,很压抑,甚至连健康权、生存权都难以保障。他们以身体许国,并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信念,有的只是为了利益,为了情欲,还有的就是个工作狂。人生被推进隐秘地带后,命运也就脱离了自我的控制。他们成为暗算敌人的神秘力量,同时也被命运暗算。

以荒诞命运支撑英雄报国的主题,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、悲剧化和胜利感,带来了极大的艺术震撼力。麦家彻底摆脱以往那种英雄形象的“脸谱化”的表达,成就了英雄重塑,把文学真正接回到“人学”的轨道。这些年,麦家也从一个“类型小说”作家,沿着文学阔阔大道,像个朝圣者,不断进行孤独探索。这几年,麦家先后推出《人生海海》和《人间信》,同样以讲故事制胜,表达了如何与命运和解,如何理解人生价值,展现出一种严肃作家对文学的敬畏与追求。

人生在世,诱惑不断,同时也容易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,被推进某个“不得已”的困境。正如麦家所说,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,每个人都要面对不同的选择,而这些选择往往会影响我们的一生。不论选择走上平凡之路,还是成为问题英雄,唯有命运不遭暗算,才是值得托付的人生。

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



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、收听

据《重庆日报》